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
第二十六回 頌恩詔魏光遇赦 服仙丹樹春解厄

柳太太見錢塘縣辭去，一時心亂如麻，即命家人柳勇、連福，並帶兩個丫環，僱下船隻，往嘉興而來。不一日船到碼頭，柳勇先去稟知郡太，郡太吩咐打轎迎接，進入內堂見禮。賓主坐定，敘了寒溫。柳太太欲要開言，一時難以出口。郡太見此情景，忙問道：「不知太太有何心事？欲言不言？」太太見問，只得將魏烈被害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郡太聞言大掠，一時忍不住流下淚來道：「如今怎生是好？魏烈若還是我親生的，只索罷了；但是過繼螟蛉的，只怕魏老爺不肯甘休呢。」

柳太太道：「總求郡太曲折周全。」

郡太只是哀傷，不得言語。柳太太再三勸解道：「郡太不必煩惱了，我兒若得回家，送到府上侍奉便了。」

郡太止淚道：「豈有此理，老身已沾過令郎大恩，無可為報，女兒在家之日，描下令郎圖像，老身親自在朝夕禮拜。」

柳太太忙問道：「如此說圖像在哪裡？」

郡太便攜柳太太手入房而去。柳太太定睛一看，果然一幅丹青畫圖，掛在壁間，形容與孩一般相似，心下想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們何福消受得起皇親日夜禮拜？故此患難連綿，不得斷絕。」

便叫丫環除取下來，向郡太道：「我幾何等之人，怎經得貴人禮拜？待老身帶回家，早晚看看。」

郡太道：「老身無可報答，不過一點敬心而已。」

二人又談些閒話，柳太太辭別下船，回家而去。看官聽說，馬昭容自進皇宮之後，心中常記著樹春恩德，怎奈在宮不能禮拜；自從柳太太在郡太府中收了書圖，郡太亦住了禮拜。所以樹春的災難一盡消除，此是後話，下回解明。

當下郡太乘著小轎，往見魏老爺夫婦，說及魏烈被害之事。魏老爺夫妻聞言，放聲大哭。郡太只得勸解一番，魏老爺方才止淚，即差人往錢塘四處尋覓屍首。再說蘇保有了三百兩銀子，就在柳府西首，尋了一所房屋。此座房屋，原是柳府之業，只因先前的不甚安然，所以如今搬空，無人居祝蘇保想道：「這間房屋，若非有什麼財物在那裡，故此沒福的不敢居祝我蘇保是不怕的，得了個大財，也未可知。」

即擇一吉日搬了進去，開張麵店，甚是鬧熱。到夜間時分，每每作怪，或恍惚見披頭散髮之鬼，或冷風吹得透骨皆寒。蘇保疑心只有財物在那裡，全然不怕。到也無甚相犯。況他是膽大之人，卻也習以為常。再說印然禪師帶了樹春、柴君亮、柳興，一直來到豹頭山，尋著了法悟禪師。這法悟禪師，又號淡然，乃是有德之僧，在豹頭山修行，過去未來之事，盡皆知曉，與印然有師兄弟之稱，當下印然便將樹春被拐子用毒藥所傷情由說了一遍，今日特來求懇師兄解救。法悟禪師笑道：「此有何難？」

即命童子取一服丹藥，用薑湯半盞溶化，與樹春服下。那樹春覺得遍身酥麻，頭暈眼花，冷汗淋漓，咬定牙關，一時立腳不住，仰後一跌，在地下滾來滾去。柳興歎道：「不好了，此藥必定是砒霜，我大爺與爾無冤無仇，何故害他性命？如今欲求生，反求一個死。」

印然道：「休要著急，師兄此藥，乃是仙丸，停一刻必然見功。」

柳興正在著慌之際，只見樹春在地下爬起來，開得出聲叫道：「師父，徒弟開口了！」

柴君亮與柳興俱皆大喜，樹春道：「我方才服下此藥，入咽之時，痛得如油沸腸肚一般。恨不能地下鑽進去，停一會兒，方覺快活。」

即上前拜謝法悟禪師道：「多蒙師父相救，此恩此德，沒齒不忘。」

法悟禪師笑道：「快快打點回去，日後還有再會之期。」

樹春應道：「既如此，徒弟即便辭別回歸罷。」

印然禪師吩咐柴君亮道：「徒弟，爾可與樹春回去，我不及同行了。路上須要小心。」

三人即時拜謝法悟禪師並印然禪師，一路起程回家。且說英宗天子年逾花甲，傳位太子，立馬昭容為正宮皇后。郡太稱為國太。大赦天下除十惡大罪不赦。其文武官員，依例加升。是日新君退朝，馬後接駕，只因心中難忘柳濤之德，見其罪不在赦內，便乘機奏明其事。天子沉吟叫道：「御妻，爾休煩惱，待朕降密旨一道，命爾繼父於中排解便了。」

那日聖上降了密旨，方治忠見旨意，心中歡喜。繼女果然有義，掛念不忘，我想柳上杰只有此子，如今將樹春引了養親之例，便保得無罪。主意已定，行文到了嘉興，魏老爺大悅。遵照文書辦理，提出魏光，沐浴更換衣巾，打發內丁兩個，同公子去到馬府中拜見國太。國太大喜道：「難得公子仗義救人，吉人原有天相。」

魏光道：「感沐娘娘恩德如山。結草銜環，難以圖報。」

國太大喜，備酒請了魏奶奶江氏，然後魏光拜見，國太認做繼子，合府官員俱曉得是聖上旨意，加倍奉承，送禮賀喜。魏光在人之前，只說是杭州柳樹春，不敢露出真名。再說花奶奶凌氏，聞知柳樹春遇赦出牢，便起了陰陽之心。叫春香道：「爾悄悄與爾哥哥說知，叫他將樹春殺死，取了首級回來見我。即時賞他三百兩銀子。」

春香聽見此言心下沉吟，主母這等狠心！我若不去，她必怪我。等我與哥哥再作計較罷。即答應來至外邊，見了花昌，那花昌時常怨著凌氏平日間輕待他，如今正在想著凌氏，恰好妹子出來，說道這般話，心中更加著惱。可恨這賤人心性如此惡毒，不免先賞她一刀。春香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爾先到國太府中，悄悄將情由說與柳相公知情，叫他速速回家，不可在此住的。恐有禍臨身。然後回來，只說柳樹春早已回家，豈不兩全其美。」

花昌聽了妹子之言，即到國太府中說明其事，魏光道：「多承美意，我自自有道理，不用煩惱。」

花昌隨即退歸與凌氏說：「樹春早已回家去了，如今不在此地住的。」

凌氏道：「既然回家，爾可到他家用心設計，不可露出機謀；若能取得首級前來，決不騙爾銀兩。還要另眼看待。」

花昌乘機道：「少奶奶先將這三百兩銀子賞與小男，一刀成功便了。」

凌氏欲報此仇心切，見花昌之言，信以為真，便取了三百兩銀子與花昌。花昌接了銀子出來，春香問道：「哥哥爾當真要去殺害他麼？」

花昌應道：「妹子，你真實癡呆，我若果要害他，豈肯依爾之言，指他脫逃？我想起來，妹子，爾在這裡，也沒有怎麼好處，到不如同一齊去國太府中安身，免管些是非的事，樂得安閒。」

春香道：「哥哥說得有理。今夜就在秀城橋相等妹子便了。」

花昌說是，即先到國太府中說知，臨晚便至秀城橋等候。且說春香挨到定更時分，取了首飾釵環，打一個小包藏好身中，悄悄出了後門。來至秀城橋，同了花昌望國太府中而來。見過國太，便將凌氏欲謀害之事說了一遍。國太稱贊二人不已。

自此兄妹就在國太府中居祝凌氏以為得計，此去必然殺害柳濤，此恨可消。次日聞知春香不見，只道有什麼姦情懼怕逃走，並不疑及同花昌脫逃之事。再說樹春主僕同了柴君亮一路而來，早已聞知恩赦，魏光已經出獄。只因依法悟禪師之言，快快回歸，所以亦不敢往嘉興耽擱，一直回家。合府家人俱皆大悅，柳太太一見，猶如拾得奇珍異寶一般。樹春跪在地下，口稱：「孩兒不孝，久離膝下，使母親擔憂。皆孩兒不肖之罪。」

柴君亮亦上前見禮，柳太太問道：「我兒別後之事，我已知道。只有遇拐情由，未曾曉得。」

樹春便把遇拐之事，並法悟禪師怎麼醫治說了一遍。柳太太道：「不是為娘的埋怨爾，若有疏虞，豈不誤了我桑榆晚景無靠？」

我兒作事差了！」

不一刻酒席已備，郎舅二人左右坐下，中間柳太太坐的。柴君亮又談起：「眾姐妹不知有回家麼？」

樹春道：「大舅我曉得了。」

柴君亮忙問道：「妹丈曉得怎麼？」

樹春道：「我料她們一班姐妹，皆是潑天大膽，如今決無回家。必定往山西擒捉宋文采。」

柴君亮笑說：「以我想來，情實有之。」

柳太太道：「想她們如果到山西，實在無見識，倘然在外流失，父母家中哪裡得知？」

柴君亮道：「算來還是我的本事低等，所以被這宋文采走脫歸山，生了牙爪，待俺再到山西出力，幫扶妹子擒拿這廝，碎屍萬段，方泄其恨。」

酒罷各歸安歇。到次日柳太太命樹春往各間典當查明賬目。樹春領命，帶柳興到了各處典當查盤明白回來，打從蘇保店前經過，只見圍得許多閒人，大家都說拿妖精，拿妖精。樹春向前問道：「妖精在哪裡？」

眾人指道：「在這麵店裡面。」

樹春正要入內，忽然一陣怪風，吹得透骨皆寒，只見一個披頭散髮蓋面紅須的怪物。主僕二人大怒，趕將進去，柳興順手取了一個木簸打將過去，那妖怪吹一口氣，把木簸飛過來，打在柳興頭上，一跤跌倒在地，鮮血迸流。樹春大怒，擎拳上前，高喝一聲打將過去。妖怪一見便走。樹春罵道：「走哪裡去？」

一直追趕到後邊一個庭心內，樹春復一拳打下去，只見一道靛光，衝得眼花繚亂，定睛一看，何曾有現出一個披頭散髮蓋面紅須的怪物，卻有一柄生銅八角錘。樹春將手中之槌打下，一道毫光衝起，又是一柄生銅八角錘。樹春一齊提在手中，約有八十餘斤。哈哈大笑道：「天賜俺的寶物也。」

來至外面，眾人問道：「妖怪如今在哪裡？」

樹春道：「妖怪在吾手中，俺今不費吹灰之力，收伏妖怪，便保得此屋後來安然無恙。」

眾人拍手稱奇，樹春聲名一發大震。樹春回家，太太聞知，十分歡喜：「我兒爾今災難已脫，速速打點上京應試，功名二字，不可廢弛。為娘的在家也覺安心。」

柴君亮道：「妹丈，現今試期已迫，不可再耽擱日子。我當陪爾一行。」

柳興亦要相隨前去，樹春不肯，令他在家服侍太太。次日樹春收拾行李，帶了盤錢，同柴君亮辭別太太。蘇保聞知，願執鞭撻，跟隨前去，圖個前程。便與樹春拿了一雙金瓜槌，柳太太再三叮囑，樹春答應曉得。三人出門從旱路而行，到了嘉興，先來馬府見了國太，魏光，俱皆大喜。說不盡別後許多事情，各各細述一遍。然後辭別國太，又到張永林家見了姐夫姐姐，永林夫妻十分歡喜，備酒款待。酒席之間，永林道：「舅兄已到此地，華府也該走一遭。」

樹春道：「小弟心急如箭，若到華府必多耽擱；煩姐夫代弟一言，此去若博得一官半職，還要到山西擒拿宋文采，代花瓊報此仇，方泄我心中之忿。」

永林又言及妹子同眾姐妹俱皆不知去向，柴君亮便將在山塘遇見之事說知，想必是一齊同往山西擒拿宋文采，所以無見回家。永林夫妻道：「據華太太所料，亦是疑她們到山塘相探月姑，不想如此大膽！若果到山西，倘然有失，如何是好？」

樹春道：「諒他們各有武藝在身，況又一齊同行，必不至有失。」

少刻酒罷，樹春起身告辭，永林又相贈盤纏，三人離了張家，一路趕行。飢食渴飲，曉行夜宿。一日正行之間，聞沿途之人，俱傳說金錢山宋文采造反，甚是厲害；又兼有妖道助他，所以官兵不能剿捕。如今朝廷無甚良將，只得張掛皇榜，開科考武，前去擒剿宋文采。

三人聞知，心中大喜。再說眾姐妹一心要往金錢山捉拿宋文采，不想到了孟家莊，被烏鴉山山寇所阻，在此相據，不能前進。只有月姑懷孕將近臨盆，心中不樂。不多幾日，一時腹痛難當，只得在孟飛雲房內生產。孟員外夫妻猜疑不定，原來姓沈的是女子，餘者只怕俱不是男人！又不好問的。少刻月姑產下乃是男子，員外夫妻，好生看待，如自家人一般。三朝滿月，都是孟員外料理。自此眾姐妹在孟員外家將近四個月。

樹春同柴君亮、蘇保到了蘇州，聞知八美俱在孟家莊，又聞烏鴉山郝達同二龍山熊文熊武合在一處，大肆猖獗，甚然厲害。方總兵與之相戰，難以取勝。樹春同柴君亮、蘇保便投入方總兵部下，那時正在用人之際，所投將士，俱皆收留。當下樹春上帳獻計道：「要除此賊，必須叫蘇保前去如此如此，便可成功。」

方總兵大喜道：「果然妙計，當依計而行。」

樹春又叫蘇保附耳道：「爾去烏鴉山假充投降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於中取事。」

蘇保答應一聲，即時打扮停當，望烏鴉山而去。